

## 无字童年

■ 杨修元

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，那时家庭条件不好，买书、看书只能是奢望。

我家有兄弟姐妹五个，父母亲只顾着挣工分养家糊口，很少能顾得上我们。我很小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由哥哥姐姐照看着，摔个鼻青脸肿是常有的事。稍微大一点以后，就跟着哥哥姐姐到处疯跑、疯玩。当时农村根本没有幼儿园、学前班一说，也就根本谈不上看书识字。

父母亲还是很爱我们的，农闲时节或晚上，父亲经常给我们讲故事听。父亲虽然只有小学文化，但是他喜欢听书、听戏，并且能把好多书上、戏里的故事记在脑子里。每当父亲给我们讲故事时，他都坐在

高椅子上，手里拿着一个没打开的折扇，我们几个孩子就会乖乖地围坐在父亲身边，专心致志地听他讲故事：《三打白骨精》、《王二小》、《武松打虎》、《孔融让梨》……一个个活灵活现的故事从父亲的嘴里娓娓道出，如涓涓溪流缓缓地流进我们幼小的心田。父亲虽然没有多高的文化，但他确实是一个会说书讲故事的人，乡亲们都亲切地叫他“杨说书”。父亲讲故事都是绘声绘色，讲到高兴的时候，他眉飞色舞，有时会高兴地哼上几句，我们几个就会跟着学唱起来，这时父亲就唱得更带劲了；讲到心酸的时候，他会为不幸的人物难过地抹眼泪；讲到气愤的时候，他

会义愤填膺、不由自主地提高嗓门，甚至是用扇子拍打椅子。时间一长，父亲书里、戏里的故事讲完了，他就开始有滋有味地给我们讲他的所见所闻、奇闻趣事：知了龟在地下生存几年才会爬到地上，如何才能捉到知了龟，刘家的二蛋偷生产队的苹果被捉游街……

父亲讲的这些故事都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我大一点时，就帮着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了：烧火、割草、喂鸡、放羊……割草是我最愿意干的，虽然累点，但也开心，能摘到好多野果，逮住好多蚂蚱。有一次，我与本家的小强到一块较远的

地里去割草，发现一种从未见过的草，长得茂密鲜嫩，于是我俩很快割满了一权头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与小强商量：不要告诉其他人，明天再来割。回到家，我就把这鲜嫩的草放到鹅圈里。谁知，过了一会儿，家里的六只鹅全死了。我害怕地躲到了外边。母亲找到我后并没有打骂我，只是痛心地告诉我说：“你割的‘剪子枯’有毒，不能割的。”我这才明白了：为何那块地里的“剪子枯”茂密鲜嫩，却没有人去割它。

冬天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，生产队里基本上没有农活了，家务活都是父母做，我也不用学习、干家务，整天与小伙伴们在外边结伴玩耍。玩要

的项目可多了：推铁环、抽不倒翁、赶蛋、打瓦、跳房子、玩洋火枪、溜冰等等。每次玩得满头大汗、乐不思蜀，很多时候甚至忘了回家吃饭。

在我九岁的时候，有一天，母亲拿着一个缝好的书包对我说：“你不能在家里玩了，必须得上学，要不然就耽搁啦。”就这样，我结束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。

这九年里，我的童年生活就好像一本书，虽然没有文字，但它有美妙的画卷，生动的故事，且更多的是快乐、天真、惊喜、梦想、幸福……各种童年经历在我的脑海里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，让我终身难忘，使我永远想念没有文字的童年。

## 夏天的晒谷场

■ 梁惠娣

## 七月的故乡

■ 胡巨勇

长江边上的那缕炊烟  
被叫故乡  
来不及转身  
七月的篱笆墙头  
牵牛花用笑靥  
占据了它静守的领地

半掩的柴扉收留着  
母亲奔忙的脚步  
树上清脆的蝉鸣  
喝酒的父亲  
流淌的汗水  
安慰着他的惬意  
诠释出的  
是生活的另一个源头

风自远方来  
溪湖旁的小径  
铺满荷香和蛙语  
那是游子诗意的归乡路

## 夏日荷塘

■ 周家海

就像一群江南的美少女  
亭亭玉立  
温婉清丽  
迎着夏日的熏风翩跹起舞  
  
太阳用阳光的金手指  
正在为你们逐一点赞  
留下好评  
而黄昏即将拉开  
夜晚舞台的帷幕  
此起彼伏的蛙鸣  
和各种虫子的叫声  
将继续用拉呱的方式  
为荷塘的精彩演出  
免费提供伴奏

## 山村幽夏夜

夏日的太阳像初长成的小伙子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，直到傍晚才去“休息”，失去光明的大地，渐渐地蒙上一层灰幔，那颜色由浅变深，不一会儿，黑色当上了主角，远处的山，近处的树、房屋、村庄，都淹没在黑暗之中。

夜幕降临了，但喧嚣依然未尽。汽车的喇叭声，机器的轰鸣声仍不停传来。公路上，下班的人们接连不断、急匆匆地往家赶。这时，山村里也不平静，晚饭时间，小媳妇做好了饭菜，正等待着丈夫共进晚餐，丈夫大多有饮酒的习惯，回到家也顾不得洗漱，倒上一杯，边喝边吃起来，那种津津有味的乐道，像是对自己一天劳累的犒赏，有时候碰到高兴不免贪杯，直到头脑晕晕乎乎的，便倒头就睡。妻子不知道是生气还是心疼，总是怨声不停，对孩子说：“去，打你爸爸的脸，看他还喝吧？”孩子吃过饭，赶紧去做家庭作业，不然第二天，老师的一顿惩罚也是

少不了的。

随着夜的来临，孩子们早已进入梦乡，村子里渐渐静下来，只有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，白天的“余热”仍在折腾着，也许是年龄的关系吧，我总是睡不着，索性到外面乘凉。村头有一棵老槐树，据说有好几百年了，仍然枝繁叶茂，听老人们说，七仙女和董永就是它做媒，非常有名，有求必应。逢年过节，村里的人都要给它烧香上供，以表虔诚、祈求赐福。这棵树也是人们夏天纳凉的好地方，每到夜晚，人们便三三两两地来到树下，人多话就多，你一言我一语，树下便欢快起来，说到热烈处，还会不时地传出一阵阵笑声。不知不觉已深夜，经过一天劳累的人们也耐不住了，纷纷离去。于是，老槐树下便恢复了平静。

一轮缺月升起来了，月光洒满大地，但我仍无困意，走出村头，来到充满梦幻的原野上，明月向我招手，星星朝我

游戏的最好道具，我们在一个稻草垛之间穿梭嬉戏，玩得无比酣畅。有时候我们也玩“打鬼子”的游戏，我们分成两派，各自在稻草垛之间飞奔跨越，冲锋陷阵，见到“敌人”，就用手模仿打枪的动作向对方“啪”一声，对方就合作地佯装中弹倒地，我们淋漓尽致地展示英雄气概，晒谷场上飘散着我们欢乐的笑声。

夜晚，大家来到晒谷场上纳

凉。此时的晒谷场上，月朗星稀，清风徐来，新稻飘香，正是轻松休闲的好时光。大人们结束了白天的劳作，斜倚在稻草铺上，抽烟、喝茶、聊天……我们这些孩子此时也安静地躺在父母身边，数着天上的星星，数着数着，不知不觉就沉入了梦乡。

如今，我离开了家乡。那些晒谷场上的美好往事，依然会时时闪现在我的眼前，慰藉着我悠远的乡愁。

■ 孙晋才

微笑。一丝凉风吹来，我仿佛进入了另一个自由世界，这里没有争斗，没有讹诈，没有欺压。口渴了，摘一个瓜吃，也无人问津。最让我思念的，就是我的文学梦，自从当教师起，就有此念，直到今天还未实现。近几年来，虽频有习作，但难成大器，想起此事，苦于力不从心，大有此路不通的感觉。在这寂静的夏夜里，思绪万千，禁不住涌上心头。

人生路漫漫，我知道，只是想是没用的。夜里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位手拄龙头拐杖、花白胡须的老人，他说自己是从蓬莱仙山来的，

